

## 仰读岳阳楼

文/罗昭伦



岳阳楼雄踞湖南岳阳，与南昌滕王阁、武汉黄鹤楼并称“江南三大名楼”。它脚踏烟波浩渺的洞庭湖，面对青螺滴翠的君山，头枕滚滚东去的长江，背靠繁华秀丽的闹市，融大江大湖之豪气和灵秀于一身。

来到岳阳楼公园门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黑底蓝字对联：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。”进得大门，沿着一条甬道北进尔后拾级而上，抬头可见两根石柱中间一副横额，上书“南极潇湘”四字。

过城门，下石梯，可以看到水边的平台，即阅兵台。相传，这里曾是三国时吴国鲁肃训练水军的地方。岳阳楼前的洞庭湖水面辽阔，风平浪静，湖岸上恰有个小山丘，不失为练兵阅兵的好地方。
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鲁肃受孙权之命，率万人屯驻巴丘，也就是今天的岳阳，在进出洞庭湖的咽喉之地巴丘山下建起了训练和检阅水军的

阅军楼，即为岳阳楼的前身。唐开元年间，中书令张说谪守丘州，将西门城楼扩建为楼阁，初名“南楼”，后改名为“岳阳楼”。此后几经烧毁复建，现存岳阳楼是清光绪年间整修的，楼址内迁六丈许，高15米，为三层四柱纯木结构，楼顶酷似一顶将军的头盔。主楼结构精巧，端庄浑厚，与洞庭湖连为一体。借千里洞庭、万里长江之造化，岳阳楼有了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的浩然之气。

文因楼生，楼以文名。昔日小小的阅军楼，因为历代文人的墨宝，逐渐成为天下名楼。在阅兵台南侧不远处，有一座怀甫亭。当年杜甫流落巴陵，贫困潦倒之际，为岳阳留下了不朽诗篇《登岳阳楼》：“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”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匠，岳阳人民修建了“怀甫亭”。

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，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”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将岳阳楼的四周景色、早晚晴雨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展现了洞庭湖的壮美与岳阳楼的宏伟。文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抒发了忧国忧民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把岳阳楼的名气推到了顶点。当时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，而是受朋友之托写的。文章开篇即言：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……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人诗赋于其上，属予作文以记之。”滕子京何幸，不管他的政绩如何，仅仅是重修岳阳楼，就可以名垂青史了。岳阳楼何幸，景以文名，名扬四海。如今，除了三层主楼层层挂有巨幅不同书法家写就的《岳阳楼记》外，就连文中的“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”也被设计成景点。

站在岳阳楼上凭栏望去，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，远衔天际，洞庭湖大桥如长虹天落，跨过岳阳城直奔君山，令人遥见浩荡长江的气吞万里之势。晨雾暮霭中，君山公园亭台楼阁若隐若现，令人如见海市蜃楼。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。”诚不我欺。

## 明媚杏市村

文/顾丽红

位于长江边的杏市村，就像一个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保持着自然气质的农家姑娘，不施粉黛，自然素朴，静静地立于江苏张家港一隅，独自品味着属于她的春夏秋冬。

这个春天，我又一次来到杏市，不由得惊艳于这个美丽“农家姑娘”穿上了特为她定制的衣裳，变得风姿卓越。这风姿，是清纯、雅致、灵秀又兼具时尚的现代自然之美。

村庄的路，条条硬化，平展地延伸到每家每户。绿荫夹道，水篱围绕着一畦畦菜园、草坪，樱花、海棠、玉兰的颜色在绿中跳跃。通过建造引排闸站、投放狐尾草，村庄的水清澈得仿佛可以打捞无数与水相关的童年故事。水是江南水乡的灵魂，没有了清澈的水，水乡便黯然失色。一条条清澈的小河，或绕着家前屋后，或怀抱竹园树林，让村庄灵动又秀气。沿着碧水清流，是一户户白墙黛瓦的农家。雪白的墙上，一幅幅与周围环境相辅相成的墙绘令人赏心悦目：靠着田边的，是插秧、耕田、收割等农耕文化图；村中心的，是桃花盛开，春意无限；烘干房外的，是关于一粒米的前世今生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对面，是孝老爱亲的温馨画面。白墙彩画倒映于水晶般的河水中，真是“明媚谁人不看来”。

站在村庄前抬眼远望，蓝莹莹的天空和平展展的田野互相连接，麦苗青青，菜花灿灿，鹭鸟翩飞。正在田

野边漫步时，忽遇一列高铁呼啸而过，这是宁静乡村中现代的律动。动感的列车，衬着桥下一方盛开的油菜花，就如一首舒缓乐曲中跳跃出几个快乐音符，便有了山间泉水叮咚的动人之感。

杏市村内至今还有湖甸（吴甸）的地名。春风秋月，沧海桑田，如今的杏市依然保持着纯朴的自然风光。因为远离城镇，这儿的村民一直享受着乡土田园的温暖，同时也把智慧与种子一起播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。许多种植养殖好手都愿意在这“星垂平野阔”的盎然绿意中与土地深情相拥。好水好地好技术，让杏市果香鱼肥虾儿跳。

走着欣赏着，不觉来到生机勃勃的特色果品梨园。这150亩梨园，种植了翠冠、翠玉两个品种的梨子。正是梨花开放时节，满目素淡的白，如雪一般纯洁。阵阵春风过，幽幽花香拂，片片花瓣如雨而下，充满诗意。难怪古人对梨花赞赏备至。满目的梨花与周围灿灿漫溢的油菜花，郁郁滴翠的麦苗错落有致，真是春色无边，平野妖娆。

除了300亩庄稼地、150亩梨园，杏市还有200亩河塘，养殖着罗氏虾、罗非鱼、大闸蟹。不用说，清澈无污染的水质，让这里的水产品肉质非同一般。这些乡村的味道，最能撩拨人们的乡愁，也最能抚慰一颗在人生路上奋力奔跑的疲惫的心。



## 绝岛小孤山

文/司舜

小孤山是安徽省宿松县东南长江中的一座独立山峰，海拔78米，以奇、险、独、孤而著称。“东看太师椅，南望一支笔，西观似悬钟，北眺啸天龙”，是小孤山的形象写照。

以小孤山为支点，向北望，隔江相对的是江西棉船镇；向南望，近在咫尺的是龙城彭泽。长江就像一根扁担，挑起安徽、江西两岸的如画风景。

千百年来，小孤山像一位长生不老的智者，以平易近人的姿态，和蔼可亲的面容，日听长江波涛，夜观万家灯火，经历并见证着历史的变迁。山脚临江的一面，清晰浮动的水渍记载着今昔流年，奔腾不息的江流澎湃着不变的豪情。

从山脚仰望，只见孤山悬崖，山势险要。映入眼帘的，是山崖坚摧不倒

的刚劲，是树木修竹扎根悬崖的坚韧，是绿色树冠摇曳空中的活力，还有千百年来在水一方的凝重。而耸立于崖畔的庙宇因循小孤山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像鸟儿在树梢筑巢般悬挂半空，更是给这长江绝岛陡添神韵之笔。

拾级而上，历史老人沉重的步履时时闪现，那重重叠叠的山崖如丰厚的史书，娓娓叙述古往今来。

半山腰的启秀寺，相传建于唐代，寺内原供奉关羽塑像，现在立着的则是“小姑”塑像，故又称“小姑庙”。相传，小姑是一位纯情美丽的少女，与彭郎相爱，但难成眷属，最后投江殉情，死后化为秀姿超然的“小姑山”，又名“小孤山”。彭郎悲于小姑之死，遂化成江边石矶“彭郎矶”，又名“澎浪矶”。山上最高处有“小姑亭”，又叫“梳

妆亭”，以小姑在此梳妆的传说而得名。从小姑亭放眼望去，江对面的澎浪矶峭然兀立，“彭郎”含情脉脉的目光正穿越江水、顺着江风，撼动足下山岩，跌宕头顶云翳。岁月如歌，斗转星移，这对隔江相对的“情人”，好比隔着银河的牛郎织女，深情对视却难以相聚，真是天上人间，千古绝唱。

风姿秀逸的山色和委婉凄美的故事，吸引无数游人前来瞻拜。石阶两旁的石板护栏上，刻有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的诗词楹联数百首，点缀着山景，演绎着山的文化。“蛾蛾两烟鬟，晓镜开新妆。舟中贾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。”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和画家李思训的《长江绝岛图》，使小孤山声名远扬。

其实，小孤山成名远在苏东坡赋

诗前。相传大禹治水至此，曾刻石记功。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唐代诗人顾况已有《小孤山》诗：“古庙枫林江岸边，寒鸦接饭雁横天。大孤山远小孤出，月照洞庭归客船。”

小孤山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使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有“安庆门户”“楚塞吴关”之说。古时山上建有烽火台，驻有兵士。每逢战事，江面战火纷飞，楼船冲撞，喊杀声惊天动地。史载，朱元璋与陈友谅、王明阳与朱宸濠、太平天国军与曾国藩的湘军都曾在这里血战。

千年诗卷墨香扑鼻，金戈铁马犹在眼前。大江与雄关相连，诗情与战火交织。小孤山在长江的恩泽里成长，新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。

## 只此黄绿在棉船

文/江锦灵

花，往往成不了片。也幸好不成片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它们的界线，非人为的，几乎没有工业社会的痕迹，却有从长江里“私奔”而来的水洼、水塘，有仿佛从天底下凡的树林，有仿佛从大草原裁剪而来的草坪。所有的线与面都柔化了。

堪称大自然神作的，是大片的油菜花与大片的小麦在大地联合铺叙。黄与绿泾渭分明又没有割裂感，柔和的吻线延伸而灵动，凝视一会儿，则黄中似有绿润，绿中似有黄影，如同自然电影里的男女主角，正手挽手并肩地漫步在长江之畔，围绕或陪衬它们的，是树林、草坪等配角，是岸滩、水塘、藜蒿、水芹、蜜蜂等群演。

下凡的树林，有时略微抢眼。树与树的布局错落有致，表情葱郁且娴静，婀娜不失庄重，像在彼此交谈，又像集体聆听某种神谕。乍一瞧，那树林簇在黄绿间不免突兀，可在春阳渲染下，恰好给这片平原提携出立体感。又像是有意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营造的休闲凉亭，感觉阳光热烈时，可以进驻树林，在绿荫中或静坐或仰卧，或拍摄或发呆，同蜜蜂、蝴蝶一起，享受风的宴席以及宴席中散发的微微甜润。

几块水塘大小适宜，嵌于草坪花



地，云影和花颜描绘于水面。淘气的鱼不时拱破画面，似乎有意招惹你的注目。偶尔掠过的鸟，钤下一枚素印，随即溶解于水的纤维，消逝了痕迹。

树林附近，地隙旁，塘畔，野生着鲜嫩的藜蒿、水芹，欣赏油菜花的间隙，可即兴弯下腰身采摘，随手按下快门，就是一幅幅仿佛米芾笔下的油画。如此情境，也适合文艺沙龙，十余人围成一个弧形，朗读诗歌、弹吉他什么的，必将成为日后珍贵的念想。

春天的棉船镇有意无意地主打黄绿，因处于长江的怀抱里，所以无论何

种色调都是水灵灵的，像是会流动。在这里，我深刻领悟了“流光溢彩”这个词的含义，只此黄绿在棉船。

据记载，棉船洲形成于明朝，只在彭泽当过80余天县令的陶渊明，肯定未踏上棉船这片土地。否则，他可能不会那么决绝地解印去职，说不定在此经营他的桃花源呢。

棉船这土肥水丰林茂的平原，更适宜鸟瞰。附着于大地的人找不到这样的视角，就借助无人机航拍，模仿天眼。只需看一回，便一眼万年，那美妙的画面会定格为心灵的屏保。

## 浮玉江中驻

文/唐红生



势，谓之‘山裹寺’。”这与位列“镇江三山”之首的金山恰恰相反，金山是“寺裹山”。

焦山是座“书法山”。来到焦山碑林，回廊相连，庭院深深，异常幽静。一块块碑帖嵌于廊亭中，数量之多，仅次于西安碑林，为江南第一大碑林。有王羲之、颜真卿、米芾、黄庭坚、苏东坡等历代书法大家之作，有篆、隶、真、草、行各种字体，字形或大或小，字迹或古拙厚重、或飘逸舒朗。米芾的“城市山林”横额石刻，道出这座城市的特质。我凝视一棵800余年的国槐，尚未长出新叶，许是被碑林熏染，枝丫丫有的似铁画银钩，苍劲有力；有的似行云流水，娟秀清丽，散发出书法气韵。

御碑亭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古式方亭，亭中立着一块石碑，正面是乾隆巡幸焦山时所作《游焦山歌》。四周镌刻着九龙云水深浮雕，精湛的刻工与精美的书法相得益彰。

盈盈池水边，小屋古色古香，匾额上写有“瘞鹤铭”鎏金大字，心中莫名激动。快步走进屋内，灯光下，几块残片镶嵌在石壁上，这就是旷世奇碑《瘞鹤铭》。瘞鹤铭意指埋葬仙鹤的铭文，镌刻在岩壁上，书法绝妙。后来，岩石崩裂坠入江中，受风浪冲击，被泥沙淹

没。后人不断打捞，现残存不足百字。这字体势开张，如仙鹤低舞，仪态万方，流淌出浓厚的六朝气息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书法家，黄庭坚称之为“大字之祖”。然而，铭文以别号代替真名，以干支代替年代，令后人对其作者猜度不已，至今尚无定论。

小径曲折，花格窗外，一团树影，一缕幽香。穿过月洞门，一杆杆修竹茂密滴翠，婆娑竹影在随意而放的几块奇石上，别有一番诗书风雅。行至山的东侧，土墙高筑，厚实无比。以青石为基，圆木为骨，用黄泥、石灰、糯米汁拌和，层层夯筑而成的古炮台赫然出现。炮台共8座，呈暗堡式，正对江面。焦山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，1842年，英国军舰侵入长江，守军予以炮击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，岛上军民全部阵亡。望着斑驳工事，我驻足许久，镇江军民英勇奋战、殊死杀敌的场景仿佛浮现眼前，内心充满悲壮之情。

向西麓走去，至半山腰，陡崖峭壁，起伏绵延近百米，崖壁上留有从六朝到近代书法巨匠、文人雅士的诗文题记。米芾、陆游等名人的题名刻石，随形就势，参差错落。“浮玉”二字苍劲有力、端庄秀丽，流露出焦山的气质。

各种字体多姿多彩，像山一样跌宕起伏，如水一般细浪绵绵。我犹如徜徉在书法艺术长廊，久久沉醉其间。

到达山顶，万佛塔高高耸立。山风裹着水气阵阵拂面，翘角下的悬铃叮叮当当，清脆悦耳。二层八角形的吸江楼坐落在最高点。由楼梯盘旋而上，四面开窗，春风拂槛，远眺周边，长江如练，江波激荡。江的南岸，焦山与象山夹峙，山丘连绵叠翠，城市高楼林立；江的北面，阡陌绿野，一望无垠。如此景致，不由得心潮澎湃，呼吸似与江水相应和，正应了“吸江楼”之名。

下山沿着江边漫步，江水拍打着青石，哗哗声中卷起洁白的浪花，鸥鹭轻点着水波翩跹。柳枝挂在江边，成了翠绿的珠帘，满眼是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诗意。水边菖蒲青碧，一路海棠妍丽、樱花妩媚、桃花娇艳、杏花妖娆，一团团、一簇簇开满枝头，像天边轻柔的云霞。春光尽情洒下，淡雅的花香弥漫四周，惹得蜜蜂在花间嬉闹、蝴蝶在枝头追逐。

乘船返回，回望江中的“浮玉”，青翠葱茏，宛如一枚巨大的翡翠。历经千百年时光的焦山，被墨香浸润得尤为高古，被时光雕琢得越发璀璨。

本版插画/呱咕